

來鶴堂全集

九冊之九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 壬申鄉墨

友撲故字

惟天善因，即篤材而可以證德矣。夫天之生物同而物之材者自異，因之而篤物猶如此。夫何疑於大德？且造物而生萬物，功也久矣。夫萬物有可乘之具，而不知其乘也。將精氣亦恐其難。支理道皆憂其罔證。惟深觀乎造物之即物之功以為功者，而理不厭於相襲。道不病於互假。然後鼓鑄羣倫之故，可以力斷而不疑。而千秋眷德之天，亦可以悠然而有會矣。大德之祿位，兼隆名壽，咸得如此。此其故？問之於德，而德不自為希冀也。則必還叩之。維皇降衷之初，問之於祿位名壽，而祿位名壽不

具脉絡

兩面意思
薰到

自騏集也。則必還證之。賦畀維均之始。我則證之於天而已。證之於天之生物而已。天不能下持乎人事。而與諸性命以各正其順而受焉。皆可以保合乎太和。此之所謂大造之無私。天不能高持其大道。而視乎品物。以惠保之。苟仰而承焉。皆可以環至而立效。此之可會天心之不遠。蓋天之大德。則曰生而天之大用。則曰因。光嶽之精氣。無日不流行於終古。而清淑之所鍾。則必有神物焉。以不虛此嶽降崧生之意。宇宙之菁華。不能徧及於品類。而神膏之所普。則必有異材焉。以藉伸其裁成輔相之權。其篤物也。夫非因其材而篤之哉。幸澤亦羣生之性。而

其孚醒出

質之既粹乃足感陰陽風雨之精毋徒曰天心仁愛也夫舍生負性各循其類于醜生種別之倫天似不難別施恩澤以并厚夫庸材然而材也者其材也物之自具而不可強者也假令強其自具而篤之使同則由是而參差糾繆以掩其材者正復何限而天心之仁愛不爾也必也因其材之固然而篤之以所當然萬物既震動以有功而帝載並無為而得主夫亦確然示萬物以易矣福澤亦上帝所靳而量之既優遂足以操彌性錫極之卷毋徒曰造物有權也夫懷奇負異亦相逐於百昌萬類之中天亦未嘗別深愷澤以獨厚夫奇材然而材也者其材也物似趙明遠

議論雄偉
似趙明遠

必字醒出

之特生而不可屈者也。假令屈其特異而篤亦弗及。則由是而因循苟簡以損其材者亦復何限。而造物之持權又不爾也。必也因其材之適然而篤之以所宜然。英奇既瑰然而獨出。大造仍無心而溥化。夫亦昭然御萬物以簡矣。理自得一以終古。而以生物之仁為成物之智。絕不令此理有或然或不然之說。是蓋篤為私者因則公也。故夫日以暄之。暄無私照。雨以潤之。潤

無私澤。當其資萬寶而各得其天者。早已會天行之至健而叩之斯應感。而遂通可以知。舍物則而別無陶鎔之器。道亦貞一而不二。而以因材之用寄勵材之權。并不致一物有或得所不。

語

正蒙中精

得之虞是蓋篤無方者因有定也彼夫新甫之栢同此雨露但
徠之松共此春秋當其貫四時而獨抱其操者早已獲天心之
默向而無然歆羨無然畔援可以知舍砥礪而無由眷顧之隆
豈非天哉豈非因哉非甚盛德其孰篤祐於皇天而愉快者哉
本房樹形張老夫子加批

天人合一之理了然於心了然於手故能以韓蘇之健筆闡

張邵之微言

李杜文章光燄萬丈 張介菴先生

故大之生

博厚配地

三節

甲戌會墨

端重不佻

配天地者功化神復即天地以明之焉夫配天地而無疆其自然之妙如此是至誠一天地也觀不貳之生物天地又豈外於一誠哉今夫一誠之理三才萬象之所統宗也乃有一人則體備二儀者而合撰乎兩大蓋覘成位於中自見同滾之神妙而溯設施之本莫非根柢之維持可知有心而無為無心而成化胥此一理之貫徹而靡遺矣如至誠所恃以覆載成物者非此博厚高明悠久哉大業原於盛德而天地亦賴其輔相裁成故有天地不可無至誠過化先之存神而至誠併非有持循勉強

比根據
首對比
足上文
如此節之
真解既得
於文法亦
精虛裏變
化之妙

故有至誠。蓋可以見天地矣。以明其然也。蓋又言專厚佳也。有
然以言高明。惟天有然以言悠久。惟天地之無疆有然。至誠配
之而參贊極於無外。渾含實有難名。其相得無間。有如此者。如
此而待見焉。而章非所以配地。待動焉。而變非所以配天。待為
真解既得焉。而成非所以配天地之無疆。而至誠則因心而動。錫天下以
豐功偉烈。百年必世之規模。如此而章也。不待於見。而益無物。
不載變也。不待於動。而益無物。不覆成也。不待於為。而益無物。
不成而至誠。則率性而行。還天地以動。翕靜闢廣大清明之本。
體夫然而天地之生物。非即天地之為物。不貳乎。乾為父。坤為

的確

立行

母物物皆其衆子。可知形色皆一元之運。而親上親下總發源於至粹至精乾資始坤資生生於以不息。乃知本原即萬有之宗而無臭無聲。即分見於成形成象。甚矣天地之道可以一言盡也。然則言天地即可知至誠。言至誠即可見天地。藉非天地亦以誠為本。而至誠何以配天地哉。太虛積氣實太虛積理。至誠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以兩而化。仍以一而神也。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天地與至誠函三而為一。一實萬分亦萬一各正也。試還進而觀天地。

本房劉石菴老夫子加批

說理題如此直截明顯的是快事

博厚配地

王曰何以利吾身

利自君而倡無以制臣民矣夫國君輕利其誰計及利哉乃王實倡之則臣庶胥效之而急利之風以成對梁王曰臣觀先王之世君則曰清衷出治臣則曰為上為民海隅蒼生遂崇風而安素業未聞以利言者也夫是以人主無欲天下不溺於欲人主無私天下各忘其私效在天下而其機實肇於一人則治國者可漫然而從一日之欲哉王今者甫見臣不言仁義而言利臣竊為王不取也彼夫利也者豈王所可倡者耶世道有何汚隆視人主之去從為升降起化之原即化所究之地也深宮有

是事
氣暖

貪德而囂然以起者。遂不約而同趨。人心有何公私。視作則之性情為趨向。一人之心。即千萬人之心也。朝廷殖貨利。而紛然以營者。遂異人而同轍。故王而不言利。臣知言利之無人也。王而苟以利為心。則將曰。予何樂乎為君。惟於利而必取盈也。允茲臣庶。誰其出奇謀為予致之。而自是出咨於朝。入歎於室。以為有國者。固其所也。抑知有家者。早殷殷有怨思矣。曰。惟王念。真國。臣亦念其家。今臣有大夫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後弗能堪也。吾行且計之。則自是王籌之。而不足者。諸大夫固已計之。而尤詳也。且不特大夫已也。士庶人。且慨然而興曰。吾

獨無家也乎哉勿利也。今日者大利歸之公宮。其次聚於三事。
惟我士庶人常此困乏其身也。其能鬱鬱以久耶。蓋其熟計深
思而必期一遂者。又非王與大夫所得逆料者已。嗟乎欲之既
熾也。尊卑異分而同心私之既起也。君父雖尊而難禁。蓋五行
百產之精原以給生人之用。而為上者必欲獨據之。國之肥家
之瘠也。君之富民之貧也。持廉讓之說。以責下而自遂其貪執。
○深切言之。○氣貫注西漢氣味。
上下之分以繩人而不顧其命。此固情之所必不能受而勢之
所必不能行者也。蓋王一曰何以利吾國而國從此危矣。

深沉秀逸之氣上追古人。張介菴先生

沉鬱頓挫蒼茫瀨瀚文體兼而有之

侄金枚讀

古淡疎落足令聞者神竦是何魄力

袁枚識

摹寫言利情景盡態極妍至其氣息醇茂絕似賈董之文

世

姪張五與識

此節不過申明何必曰利一句故三句似平列總以上句為
主後學讀此可悟運題之法

穆堂許寶善

齊宣王問曰 全章

保牛而不保民。齊王自負其心矣。甚矣。保民而王為莫禦也。齊王保一牛而止。不誠負其不忍之心哉。且古之王天下者。一物不得其所。若有所甚不忍也。彼非止不忍於一物也。惟其不忍。○天○然○濟○泊○有○神○無○迹○達之所忍。由此一物通乎物。物而天下已不足。王是誠何心哉。推其所為而已矣。齊宣多欲主也。虛慕霸術。危士臣。怨諸侯。雖有孟子。然而不王。一日者忽有愛牛一事。則誠哉所謂不忍也。以羊一易仁心。在是仁術。在是仁政。在是不忍。一牛在是不忍。四海在是不忍。縱一己之欲。以塞天下之皆欲。在是不忍。快一。

一齊挈起
頻點是字
如蜻蜓戲

